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四十三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

明 程敏政 編

墓誌銘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北部入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濵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

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脩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為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貟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

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哭曰
如墉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
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士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
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素定於死其於所
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
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予此如墉之志也言猶在耳
予敢辭乎如墉字本崇别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崗高
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鄉貢士祖彥偲父惟

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絶耶遂學究兩經鄉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

歌以詩亹亹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歴歴如

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温然和易而其中

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

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

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贍故

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六兩娶皆郭氏子男三

人長即鑑次某俱繼室出某遺腹生也諸孫以某年月

日立木主葬公於某山之原於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死無愧為人臣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奚必首丘亦有歸時玆為幽宅人感其義過焉必式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諡忠毅王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本太原人自秦漢以來為將相者踵接蟬聯族遠而分世次莫可考後有宦游雲

中者困家宣寧即公所自出也曽祖守道克世儒業祖思宗仕元保定髙陽尹父成以宦家子留居于東鹿吕村里入國朝遂占籍焉成以讀書力農為務里鉅族程子晋見而賢之妻以愛女是為公之母夫人也公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永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甞奉命出使山西奏蠲徐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寃獄戢姦盜風紀

振肅入為順天府尹弛張得宜畿内稱治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大酋阿勒台多爾濟巴勒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甚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歎曰如此而欲寇無侵凌難矣翊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狥曰自今畏縮者視此一軍震慄失色因簡閱戍兵以甘州戍兵冗濫乃定為去留使相更代

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寇嘗入莊浪公遣兵援以方略使擊敗之敵乃引去及公還寇復窺邊公馳赴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追敗寇衆於石城兒泉公計彼勢猖獗不一大揃刈無以示威既諜知彼巢穴所在復以貴為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出刻期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男女二千餘口大酋走死西陲以寧捷聞上遣中貴勞以金幣命兼大理寺卿支二

俸明年還京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邉命公總督諸軍征之陛辭賜金兠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為拒公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死者十萬

餘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韋郎羅偺稱
廣新王命公還師勦之至是公還雲南計曰此不足血
吾刃當以謀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軍
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懼
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土官交惡十
餘年公諭以禍福兩雖乃釋凱還上遣官迎勞數百里
外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禄一千二百石號推
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禄大夫勳柱國賜誥券追封三

代如其爵未幾聞麓賊思任發羇于緬甸復以督軍往取之旣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禄三百石是年秋西巡寧夏甘凉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其於守戰攻擊俱有方法寇聞風畏避不敢近塞戊辰春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跳梁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公作浮梁渡兵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三柵拔賊孽殲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苖蟲富

者偽稱劉平王別將屢征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檻送蟲䝉京師餘黨悉降公還詔增禄百石令世其爵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委公守備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撼以流言乃解機務就閒天順元年春上復臨朝召公便殿慰諭以勲舊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軍政脩明賜金織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解部事從之特免常朝賜誥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勲爵世襲如舊而寵遇益加隆

馬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
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謚忠毅公初娶張
氏子二人曰玉曰瑢俱早卒繼娶劉氏子二人長曰堉
應襲次曰珩勲衛義子曰祥以征南功授錦衣衛指揮
僉事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子扶櫬歸束鹿以是年八月
初八日葬于邑之平原祖塋禮也公天資沉毅識量宏
偉有文武長才遇事剛果剸繁治劇不以為難行師
征討用法嚴明而料敵制勝雖老於軍旅者有不及故

所至輒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之偉人也然所禀尤異年雖髙邁精力踰於少壯疾且亟神尤不亂遺言托冢宰王公狀行而以墓銘屬時時躬材稱筆曷足以公不朽公既有命庸可固辭銘曰

天佑皇明輔以忠良脩文立武咸展厥長於惟王公挺生冀土河嶽孕靈才兼文武早游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黄甲給事瑣闈流譽蜚英踐敭中外爰陟司馬式儀

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提樞軸潛斡化鈞視師三邊程勇戒怯兵將力齊寇聞震疊其有狼噬輒獮以兵馘強俘弱西北用寧蠢爾遠獠敢為民毒帝命師征惟公摠督建牙秉鉞令一而嚴兵威遠震如火斯炎挫鋭摧堅勢同拉朽止弗窮追懐以仁厚彼昏不知伺間竊發公而再往根株悉拔和風甘雨妖曀廓清西南萬里同我太平惟帝念功官賞是懋列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邈乎無倫名昭宇宙允為元臣天不慭遺而遽

不起山頹梁傾朝野哀止爰稽德烈著于幽堂於千百

世赫其有光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葉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親擢其第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荅竭盡忠藎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臣未聞求

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疎淺宜不足信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好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之鎮夷二猾尋踵敗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召用君以勸忠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其勿調命充經筵講官

纂修先朝實録適兵部清黄宫闕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迺有歸志歳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爲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别號蒙泉畿内漷縣人曽祖德甫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

鄉薦卒業大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言於高文義公以為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脩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脩天順初元改脩撰是年六月被命入内閣叅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

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
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
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王氏
子男二增堂皆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婿朱昱生
員李經翰林編脩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
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
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稿若干卷
書法晉唐可名家於乎才美如君即特置華要先皇帝

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先皇帝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七日葬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幸其猶子培均坪坦墉長號嚮予乞銘予爲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弗繫乎此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珝

成化巳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於其生加以穹秩于其休褒以璽書於其没優以邮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

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
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曽聆先生一日之教茲
墓中誌銘敢以爲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彦實世居徽
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册可考高祖諱社元至
正末用薦者起爲承奉班都知不赴曽祖諱吉輔兩世
妣皆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
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
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

授吏科給事中己巳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寇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内變養鋭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敵酋額森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礟石鼓譟為鏜援寇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册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

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如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

苦松舊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黒虎諸寨

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言

之人遂留公為太僕卿遼東廵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賜勑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一

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

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

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

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命

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
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北酋寶喇聚衆
欲入寇公自率師巡邊營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
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
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
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
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
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令上

皇帝即位起復公於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幾山

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
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
瘴癘荐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
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
可申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
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遘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
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

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弗久安於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淩雲漢孫男三壎圻塏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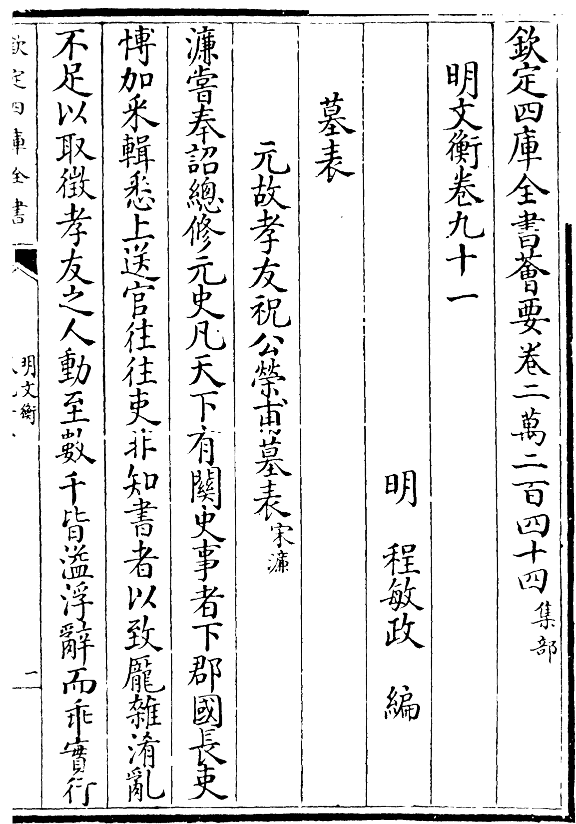
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孫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

論者以為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耶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

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馹致兵刑聿司留後是寄果哉
襄毅衆方棼棼我獨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
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
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列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吾
始今終聖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明文衡卷九十



明文衡卷九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宋濂

濂嘗奉詔總修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龎雜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

濂令史官高啟撰次成編而親為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惇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婺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羣行求文表諸墓道葢公榮之殁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畧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為祝侯子孫為齊所并故以祝為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

有諱實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為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宣慈杉坑之原實生中奉大夫縝縝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況況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奕奕生公晃公晃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潭州司户參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寳得一甘味雖在

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湻糜以進衣久不脫蟣蝨蕺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於羣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筭屢至殞絶其於復襲楔綴斂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墜流俗之陋煬火不戒火起竈突間煙燄漲天公煢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歎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

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毋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摶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頓仆於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為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已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為政請於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

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間之説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況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犬彘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傅未嘗有毫毛

褻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
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
青田鹽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縈出所儲鹽惠宗族親
姻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大
臣多鉤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縈
之賢辟書交至公縈笑而辭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方承
制行事署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
隱居焉不幸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

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
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
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磁皆好學尚義
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消王達其壻也一未行
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
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
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
刺史以上實録方爲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韋

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亦可覩矣有若公禜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乘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他以風教所關為甚重也濂雖不敏其於公禜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

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牖民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登名其意

斯何樹之風聲誾誾祝君愛親靡舍朝斯夕斯肯離膝
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煬人勿戒
火起曲突有煙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號搚與俱焚誰
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虐焰
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敦嚴布科
條各授以事一門雝雝罔有乖戾辟書交飛君笑而嘻
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
為優劣埃風渺瀰德化棲鋤況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

之山林木蔥蒨勒文墓門用為世勸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

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緱城里曽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烱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曽孫女也先生㓜而端凝五歳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歳暗記五經諸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闗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常一践

埸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盍閉户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努募民爲水兵先生詰金剛努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努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努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

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尊達實哩至吳郡招諭劉都事其
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各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
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没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
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
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
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
人心黜豪强除暴歛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
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

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郡丞使者風旨雜逮嫺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竒先生才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

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
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
廟堂頹圮聘前進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
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
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
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
其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税吏徼
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緜民益惰田不增闢

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復
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
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詸别郡以牛車從
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
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
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
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為病適漕運者自淮安輸
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

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户部户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滂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吾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

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
籲天迨夜聞空中翯翯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
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
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録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
糜徧食之夏秋之税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
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歛手不
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
而税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

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盃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巳出復行其法於封内一以信符召民民竟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户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户亦增至六萬有竒二州二十縣家有

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
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
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
門內庳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俟農之隙更
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
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
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為牐而時
蓄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

役歸丁縋壞石治灰而甓之故以葦圂庤糧火屢為災

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

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

公文忠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

相膠轕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

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脅

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日值暮先生

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

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辯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践其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

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劄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過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縶之搒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某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

又誣及之孝某復草疏將伏闕下訴而先生没於京師
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子孝某與兄孝
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
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
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某孝聞年
十三居母之喪不食肉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
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
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

王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流血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就養而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旦日延之對食久而不哀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

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答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燖鴈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禄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於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白之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

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諱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辨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惟恐利不入槖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歎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

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㰹然弗誣也孝某從濂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先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於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塞乾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

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
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
仁達於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紡之頳
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
厄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
為羣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
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隣多蘖蝗刺天而飛避不入
境絕類有知真知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

龢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哀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

為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舒穆嚕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翦溪之寇殷氏杜氏㕭羣兇以利大入剽掠横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為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為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

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
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
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於憲府憲府嘉之
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
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
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
易於討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
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

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徳元祚
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賊數
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
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於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
遇於占田元祚盡鋭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
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
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
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伊蘇台聞其死

輒泣曰吾為天子命吏不能羸股肱效尺寸功而元祚

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

賊搏雖斃死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

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

王師克婺城永康内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

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

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

色為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

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擕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為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為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葢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

而懷利計私者茍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禄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禊次祏次禔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摭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漳州路達嚕噶齊哈倫侯墓表 王禕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嚕噶齊諱德呼黙色字子初哈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八州不兩月而掃平之當是時哈倫侯實監漳郡於是守將既以所部軍先遁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已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唯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

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即引佩刀刺喉中絶咽以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斂葬城東門年葢四十有六矣侯蚤歲備宿衛用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殁服除東宫素知其才力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陞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揚珠布哈同赴任會盜據閩城不得入偕贊平章集諸縣民

為兵急圍城盜勢既蹙乃闕城東圍使出奔因勒兵殲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達嚕噶齊階亞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其朘剝侯曰吾受千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䘏乎頗釐庶事之利病與除之敏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為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瑪克蘇爾大都路治中父曰默哩瑪哈穆特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魯斯宿衛為舒固爾齊次布延特穆爾

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為難侯職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為悉因歎八州之吏大小奚翅數千百而大節烈然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為書而表之而并及其官伐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人之思庶用為人臣之勸云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

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為士者窄袖短衣放其語言容飾以自附于上兾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説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

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朮器别號時齋其先杭人吴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户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户部生德詮德詮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恣益恣益生壽壽生

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
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
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揆訂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
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
彌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
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
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
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越

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
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𦕈是以論
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
娶王氏生四子曰禄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
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
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
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明文衡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第四頁後三行阿勒台多爾濟巴勒舊作阿台朶兒只伯今改　十四頁後二行寶喇舊作孛来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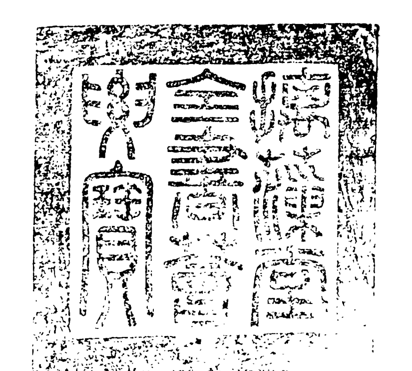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一第七頁後一行尊達實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今改　十七頁後八行伊蘇台舊作野速達今改　十九頁前八行哈倫舊作合魯温今改後放此　後一行德呼黙色舊作迭理彌實今改　二十頁前八行揚珠布哈舊作燕只普

化今改　後六行瑪克蘇爾舊作滿速兒今改

後七行黙哩瑪哈穆特舊作黙里馬合麻今

改　後八行魯斯舊作六十又舒固爾齊舊作

速古兒赤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吴甸華

明文衡卷九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湑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劬躬勵志痛自繩斲籠雞臥榻

之側開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
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為文
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
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畀幼壹以誠篤恭順為本
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
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
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于牒當就逮京師處士老
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

死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
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
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
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
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
男二人櫟柏女二人孫男五人𤏡烝耿姑㶿曾孫男一
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
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

貞義栢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栢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録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於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茍不由義而偷生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牖下君子視之

猶狐鼠之斃腐昌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黄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黄灣馬公之既殁也其孫葬于其鄉菩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大朝更化徙郡縣巨姓居於中州馬氏亦徙居潁上又十有二年其孫自潁奉其母以還殁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毒裹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既襄

事匍匐走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孫以弁揺故不得請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為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蜀不肖孫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不為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黄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孫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余授經余以亂故為三年留故知公為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為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黄灣譜牒

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為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王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為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籍羣鹵丁以事淋熬屬歲大祲羣鹵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里有出已右者

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説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撃鼓刲羊釃酒曰以祛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謟也絶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迴之説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

惟謹雖在衰絰亟葉館為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甞本其意而名之曰詒教可以見其為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某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為婦為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卒女二長適沈

某次適董某孫男二人曰絅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絅早亡秩今為潁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曽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為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為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茍有材力命與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為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諰諰然以教為事如馬公者蓋亦鮮見余以其事可

以範俗是用揭之于墓

朱處士墓表　朱廉

士有不階一命而功被乎鄉里力可以報怨而反施德于仇人若朱處士文高者可謂長者矣文高一名寔世居金華之永康其地曰金成宋之初亡元兵之入括蒼者道出金華而永康正當其衝暴民乘間嘯聚剽掠處士與從兄平高糾率鄉民利兵器嚴警以自捍衛閭井賴以全安大姓陳氏以武斷鄉曲莫敢與校平高獨與抗

立不相下由是有隙平髙既歿陳氏挾舊怨以危禍中處士幾至不測有徳處士者知其寃狀以告縉雲陶翁翁力救之事以故得釋元既混一海内陳之弟有怨於兄詰官發其隂事陳敗其親戚僕從皆當從坐有司檄處士捕之處士不念舊事止械陳于官而為之言俾用自首例盡釋其從坐者所活百餘人時民方新附軍帥史弼署處士防禦鎮撫令搜捕反者利賞與者多縳獻平民處士憫其無辜悉縱遣之全活甚衆人益稱為長

者嗚呼世有遭睚眦之辱輒深蓄不忘及其可報報之不遺餘力此其人視處士何如哉處士之先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氾嘗為東陽太守後移守臨海其孫植復守東陽始自平陵來居東陽東陽今為金華金華之朱氏皆其後也始居金成者曰昌昌孫元吉是為處士之曽祖祖智父彦賔皆不仕處士自幼孝謹宗婣鄉里咸稱其有敦睦之行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娶劉氏子男二人如璲如登孫男三人拾

巳袒錢法曽孫男五人源祐宛實宗實好讀書有名士林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義和鄉松坡之原浦江義門鄭彬朱氏壻也以何之權所作處士行狀為之求文以表其墓嗟夫人有一行之善不及登載簡冊其事寖久遂致湮滅無傳者多矣是故君子恐一善之不聞苟有聞焉亟為稱述以顯著其事不没人之善也余故序次處士之行而表之以辭曰

身居其位民社所繫遭時之艱所宜捍衛有若處士沈

跡眣彊乃能奮身以保其鄉被兇加陷幾至不測在死而生豈伊人力及彼敗亡孰不擠之乃憫其黨活之險危功施鄉里德以償怨兼茲二美古亦罕見自古爲善福禄之根天之所報不必其身松石之原表辭在石後有顯者無昧先德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蘇伯衡

在昔元至正巳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

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
勵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
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略不以攘
除事置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于此
則圖嚕特穆爾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于衷憂形于色
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
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圖弭菑變
猶可以發中興之功救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

用顧讁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横行
兵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
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
運祚之有所終歷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
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
而以忠讜為狂者也亦未有柄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
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
編管建昌軍公以劾圖嚕特穆爾而幾見殺丞相之言

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
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
也生與阨會何其絶相似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蹟而名
隨之初非不幸也而况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掣之
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
之内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
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温之永嘉人家婺之蘭溪自司
馬始高祖彦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郎護軍

追封永嘉郡侯謚安惠曽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
賢學士資德大夫上䕶軍追封永嘉郡侯謚恭僖祖自
中即司馬元贈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温
國公謚康順考諱萍元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宣政院
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曽祖妣楊
氏竝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温國太夫人妣江氏
封温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歳而孤伯母陳留郡夫
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

章咯爾公庫庫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君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咯爾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圖嚕特穆爾實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

兄大都留守愛瑪克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
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
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賛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
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
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
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
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
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才職以論思獨能存

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温公自沈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于朝者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黄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球孫男二震彰今翰林吳君沈嘗銘公

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于人而不自以為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為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闗于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于先祖為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

以勸云系以辭曰

火之初爇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煙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捄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榮莫施還也何禆不榮以禄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處士盧公墓表　方希古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皆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

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
上焉莫為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
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
可以為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
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
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自上天下皆泯泯棼棼
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為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
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

事後毋下心和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
校為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酬荅恐傷其意由是斯
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灑掃堂寢非
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
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
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
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為樂煦煦如也不
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

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絶異于人故
其生也人安之其没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于齊周隋
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
族也曽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
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
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
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
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人榮處士善教

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於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于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歎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汙於浮

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國子博士王仲縉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初遷祖彥超為周鳳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為義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

第得官恩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膴仕詳著王氏家
乘考禕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内與潛溪宋先生齊名大
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
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為揔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
仗節死時仲縉甫十三年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
可禦鞠于伯氏綬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毁踰禮
未幾綬亦没仲縉獨綜理生産作業犽犽憂患中而
傑然負奇志視世務瑣瑣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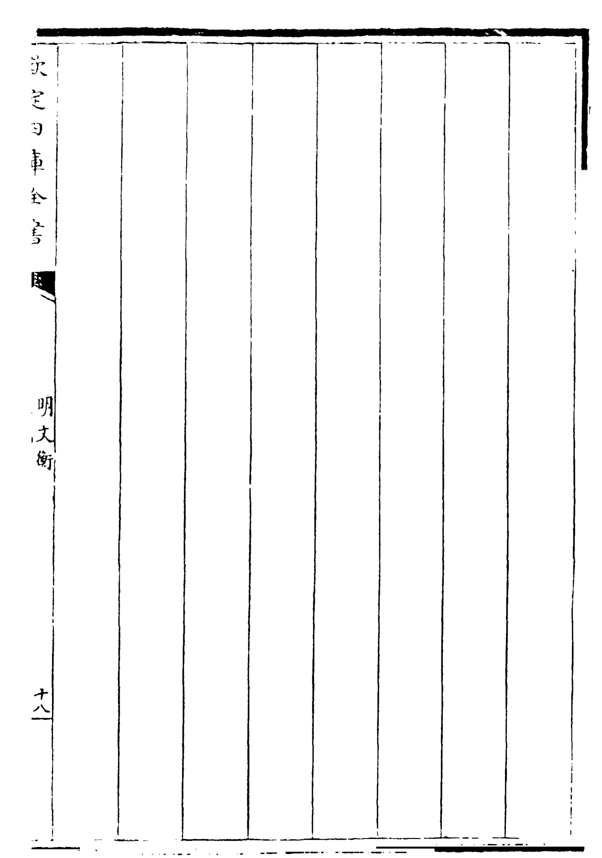
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㫖歸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横
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
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
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
待制死節即爇徼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
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
慟幾絕過者為之泣下霑襟述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既
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居無何有以仲

縉名行薦者徵諸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縉不幸卒焉實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有一明年三月壬申子稌奉柩歸葬象鼻岡之原娶丁氏曹氏生四子長穆次即稌次稔次穉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為文章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㝢割裂光嶽氣分不完學者所習肆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姿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及之倡為雄偉閎大之辭際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

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翳而覩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絶域慷慨徇義視死如歸遂使倔强蠻酋凛然知中國威風氣餒之可畏迨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數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僉謂天之佑相盛德不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强學篤而行脩其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黼藻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胤仲縉之

不遂其志而表其墓曰

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邪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為人所忌嫉鬼神亦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耶若仲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公奕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靳嗇其報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然孫也績學能文王氏之澤庶幾在是



明文衡卷九十二